

S. Luzia Simons



在盛開的時光中，儲存生命的缺陷
露西亞·希莫的巨幅花卉圖像

撰文 | 江凌青 圖版提供 | Luzia Simons、Galeria Nara Poesler and Alexander Ochs Galleries Berlin/Beijing

打從一開始，鬱金香就紅豔得刺傷了我，
即使隔著包裝紙，我也能聽見它們輕盈的呼吸
穿透白色的襪襪，像個可怕的嬰兒。
它們的紅向我的傷口說話，傷口應和。
鬱金香是難以捉摸的：它們似乎懸浮著，卻又將我壓低，
以突來的舌尖與色彩讓我沮喪，
一叢紅，引領鉛錘圈住我的頸子。

——希薇亞·普拉絲 (Sylvia Plath)，〈鬱金香〉，1961



露西亞·希莫 (Luzia Simons) 的「儲存」系列，為這個在美術史中徘徊不去的題材——花卉，開展了新的可能。這些花朵處於盛開與凋謝之間，身上所有肌理都悉數被機器儲存下來——好的、壞的、豔麗的、衰敗的、完好的、殘缺的。絲絲縷縷的生命斑痕，彷彿像是在這些花朵上反覆來回塗描上的筆觸。希莫本人在忙於準備3月中旬於柏林亞歷山大歐可斯藝廊 (Alexander Ochs Gallery) 開幕的個展前，抽空接受本刊專訪，與我們分享她的創作緣起、過程，以及本系列與身分認同的關係。

希莫1953年生於巴西，在巴黎第八大學獲得歷史學士學位後，轉往索邦大學主修藝術，在1985年畢業後便定居柏林至今。她在歐洲與拉丁美洲的收藏與展出記錄都十分亮眼，除了在德、法、巴西等地都有藏家收藏她的作品，法國國立當代藝術基金會 (Fonds National d'Art Contemporain)、德勒茲登美術館、巴西聖保羅州立美術館等國立美術館也將她的作品納入典藏。

近年來她也參與了許多以花卉為策展主題的特展，包括2012年東京美術館的「攝影中的花卉」、2013年在奧地利薩爾斯堡現代美術館舉辦的「花卉與蘑菇」，作品也被收錄在美術史學者康娜莉·霍查克 (Cornelie Holzach) 出版

於2007年、探討花卉在當代設計與藝術中扮演角色的《藝術正在開花：珠寶與當代藝術中的花卉》(Art is Flowering: Floral Motifs in Jewellery and Contemporary Art)。由展出與出版經歷可以看出，希莫的創作其實可以被歸納到一個更大的脈絡之中，那就是當代藝術與設計正以共同透過回溯美術史的方式，為視覺符號提出新的理解方式。在討論這類創作時，我們必須同時思考題材的歷史與創新；以希莫的花卉攝影為例，她質問的不只是花卉做為理想生命形式的特質，更是構成這種現象的歷史。正如希莫在訪談時強調的：「時間是我作品中的重要面向，所謂時間，指的不只是創作過程需要的時間，也代表作品背後的歷史脈絡。」

跨文化時代的身分認同

希莫之所以選用鬱金香為題材，不只因為此種花卉的形式特別吸引她，更因為它背後的文化脈絡。從17世紀開始，原生於伊朗與土耳其的鬱金香，逐漸以來自東方的異國品種的身分，成為荷蘭靜物畫的常見題材，進而成為當地上流社會趨之若鶩的高價商品，甚至形成一股「鬱金香狂潮」，一朵鬱金香可能開價到一名工匠的年度收入的十倍，也因此成為「荷蘭黃金時期」(Dutch Golden Age) 的





1	3
2	4 5

- ① 露西亞·希莫 儲存系列之65 193.5×170 cm 2010 ©Luzia Simons
- ② 露西亞·希莫 儲存系列之130 80×290 cm 2011 ©Luzia Simons
- ③ 露西亞·希莫 儲存系列之76 300×441 cm 2009 ©Luzia Simons
- ④ 露西亞·希莫 儲存系列之84 100×100 cm 2010 ©Luzia Simons
- ⑤ 露西亞·希莫 儲存系列之116 140×126 cm 2011 ©Luzia Simons

象徵。

如今，多數人自然而然地將鬱金香視為荷蘭在地的花卉品種，而這樣的誤解，正是促使希莫以鬱金香為題材的主因。她在提到鬱金香的歷史時指出，「不同的文化傳統，會製造出不同的感知模式，而我對於感知的多樣性特別感興趣。在奧圖曼文化中，鬱金香是以馬賽克的形式出現於日常生活中，表現手法深受那些沿著絲路傳來的亞洲藝術與工藝風格影響，和荷蘭靜物畫中的鬱金香截然不同。」

希莫想探討這種原生於伊朗與土耳其的花卉，如何在全球化的貿易流動中逐漸成為荷蘭的文化象徵，而這個以室內畫與靜物畫在美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國家，又透過這樣的植物塑造了什麼樣的身分認同與社會階級？

希莫來自拉丁美洲、在法國求學，最後卻定居柏林，這樣的跨國身分也驅使她去關注身分認同的視覺再現模式。做為一種文化象徵，鬱金香予人的想像總是圓熟飽滿、色澤鮮麗的，然而在這樣的象徵背後，羅織的卻是花農與物流系統與時間的對抗。

花卉的運輸仰賴高效率的物流系統與氣溫控管，而鬱金香之所以能深入荷蘭的風土民情、同時以「荷蘭象徵」的身分銷往全球，仰賴的不正是這種弔詭的、將花卉與土地割離的狀態嗎？在全球化時代，身分認同已不僅奠基於本土歷史與文化脈絡，跨文化之間的交流才是當代身分認同的基礎，而這樣的趨勢，早在鬱金香傳入荷蘭的17世紀，就已揭開序幕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希莫選用鬱金香的動機，不只是因為它能呼應全球化時代中的跨文化現象，也是因為鬱金香進入美術史的17世紀，正好是光學科技如顯微鏡、望遠鏡等開始影響視覺藝術的年代。就像當時的藝術家們以這些光學儀器輔助創作，希莫也選用最先進的掃描器來為「花卉」這個年代久遠的題材開發新的形式。以希莫自己的話來





1 2 3
 ① 露西亞·希莫 儲存系列之128 250×176 cm 2011 ©Luzia Simons
 ② 露西亞·希莫 儲存系列之134 180×126 cm 2010 ©Luzia Simons
 ③ 露西亞·希莫 儲存系列之137 55×40 cm 2013 ©Luzia Simons

說，就是「用當代科技與新的觀點來詮釋歷史題材」。希莫認為掃描器製造出的去中心、去深度的扁平畫面，相較於強調中心透視的古典繪畫，是一種真正的「民主媒介」。在這個民主媒介之下，美好的、衰敗的都被賦予同樣的重要性，同樣都是構成畫面的元素之一，而沒有孰優孰劣的分別。

數位時代的無相機攝影術

「儲存」系列是以「無相機攝影術」為創作策略，在無

須按下快門的前提下捕捉物象的變化。在攝影史早期，就有許多藝術家嘗試這種無照相機的攝影術，例如將物體直接放在感光相紙上，再將之曝曬於陽光下的「實物投影術」(photogram)，就是曼·雷 (Man Ray)、斯洛·莫霍利·納吉 (László Moholy-Nagy) 等藝術家深入研究過的技巧。

希莫承襲了無相機攝影術的精神，以掃描器代替感光相紙，製造出一種不帶個人視角、去除了焦點與深度的圖像構成方式。她將花卉直接安置於高規格的工業用掃描器上，使得花朵上的所有細節與色彩變化都在掃描的過程中無所遁形。掃描完成後，希莫再將機器擷取到的圖像放大為巨幅作品。在最近一次的個展中，希莫在聖保羅州立美術館 (Pinacoteca do Estado de Sao Paulo) 的八角形展間內，就將「儲存」系列放大至一層樓高，而這樣的巨幅尺寸也使得原本就超越肉眼可見、卻被掃描器一一捕捉下來的花卉細節，顯得更超現實。

這一系列以工業用等級的掃描器擷取的鬱金香圖像，不像是古典靜物畫中那些安置於花器裡、以自身的綻放來定格時間並輝映周遭環境的花束，也不像是一般呈現自然景觀中的花卉的攝影，強調的是花卉在根連土地時，盈滿生氣、隨風顛晃又與光同舞的模樣；這些圖像也絕對不同於那些把花草當作裝飾紋樣的平面設計。上述三種媒介中的花卉，都強調特定的理想形式，而這樣的理想形式，正好是希莫的作品試圖藉由掃描器「儲存」花朵的全貌，進而推翻的對象。

使用工業級掃描器創作時，藝術家一定會面臨兩大困難：一是如何在有限而固定的尺幅中，創造出具有個人特色的構圖；二是植物本身就很脆弱，加上完成一幅掃描所需的時間，最長需要45分鐘，在這段時間內，花朵會因為機器散逸的熱氣而迅速失去水分，希莫表示：「最困難的部分在於讓最後的成品呈現出整體感，因為當不同的部位被放置在掃描器的玻璃平台上時，都會產生特定的變化，例如葉片、花瓣與花莖的重量會分別產生不同的暗影與對比效果，這些部位的輕重差異在掃描器的感應之下，都會形成不同的影像質地；除此之外，在掃描的過程中也常會出現許多不可預測的變化。」

然而這些技術面的問題，卻成為希莫思考影像構成時的要訣。掃描器有限的尺幅，使得她無法完整呈現花卉自然成長的形貌，但也因此使她能以不自然的、扭曲過後的花朵，來呼應鬱金香身為一種自然生態與基因改造混合物的事實。她以花卉短暫而脆弱的特性為出發點，擺放花朵的方式強調的不是它們鮮脆氣盛的樣態，而是它們群聚相依，以柔嫩的花瓣與彎曲的花莖彼此支撐的身影。



希莫也指出，因為掃描器沒有對焦問題，許多肉眼不可見的細節，例如開始變質、變色的花瓣、花瓣上沾染的花粉、葉片上的孢子，也因此變得和其他肉眼能一看便注意到的細節，有了同等的分量；而將這些細節納入構圖時的考量，則讓希莫能進一步將觀者的注意力從花朵的形貌，拉向它們背後的培育、流通與貿易等文化與經濟面向；掃描器提供的高解析度，使希莫能盡可能地放大這些圖像，這樣的尺幅使得觀者不只用視覺來體驗這些影像，也必須動用到更全面的身體經驗。例如在聖保羅州立美術館的展場中，視覺不只是體驗這些影像的唯一要素，如何在空間中走動、仰望、透過全身的肢體運作來與這些影像共處，更為重要。

儲存生命的缺陷

詩人普拉絲曾經寫過一首名為〈鬱金香〉的詩，描寫她身在病榻，收到一束鮮紅得彷彿讓她能透過包裝紙而聽見

聲息的鬱金香，卻覺得被那樣看似浮動、實則沉重的豔紅刺痛了傷口。她在詩中寫道，「我什麼花都不想要，只想平躺、讓雙手向上，並且完全放空」。

普拉絲描寫的鬱金香，顯然不是希莫以掃描器捕捉到的這種集美好與衰敗於一身的鬱金香，多數人都愛鮮豔得像有鼻息與心跳的花束，希莫創造的鬱金香，則適合交遞給普拉絲這樣敏感易碎的靈魂。這些花卉在綻放的同時，也存滿了一身的缺陷。然而那些讓它們顯得不盡然豔好的褶皺、斑點、扭曲的莖葉、發黃的葉緣，卻讓它們比鮮豔完好的花朵更為動人。動人之處不在於它們的美，而在於它們以美為邊框，展示著那些必然跟隨著美好而來的凋零，在盛開的同時，儲存了生命的缺陷。

來自巴西的納拉·羅斯勒藝廊 (Galeria Nara Roesler)，將於第二屆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期間，展出露西亞·希莫 (Luzia Simons) 的「儲存」系列。+